



2050年的 母系氏族 ①

男性必备生存手册 击穿你的想象力

今何在 潘海天 编著

今何在 Shake Space 王晋康 长铗 小椋 木少谷 九戈龙 凤凰等
一线男性幻想作家的集体梦魇

男人负责幻想 女性统治世界

囚禁 抵抗 追逐 灭绝 独占 暴力 回归 救赎 惩戒 机械战争

© 今何在 潘海天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50年的母系氏族. 1/今何在, 潘海天编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5

ISBN 978-7-5470-0864-5

I. ①2… II. ①今… ②潘…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7684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 × 234mm

字数：350千字

印张：19.75

出版时间：2010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文天

特约编辑：陈琼

装帧设计：陈微微

ISBN 978-7-5470-0864-5

定价：32.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024-23284448

E-mail：vpc_tougao@163.com

网址：<http://www.chinavpc.com>

前言

[相爱不如拔剑]

韩松

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及不在一起都必然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它的暗示性常令人无法思虑明白，何况加上了男权、女权这些豪华的现代词汇，于是在这些年，变得更加的难测。

实际上，先知先觉的人们已经在讨论这方面的异变了。比如大角在他的故事中讲到，古代印度文明就已经相当进步了，印度人发明了大象兵，发明了伟哥，修筑了水泥路，甚至发明了电和电报。当然他们也制作女人，与阿基米德的机械女人很像，但是用木头做的，同时以热带人特有的狡狴搭售春药给来往的旅客。春药是用磁铁粉和一些草药混合成的，涂抹在下体上以增效用。“但是没有顾客发现印度阿三们还偷偷在木头女人的下体绕上线圈，这样木头女人不但可以解决男人的需求，还可以顺带发电。当男人们累了，动作慢下来的时候，城市里的电灯就会次第熄灭，四周就变得一片昏黑。”（《0000年的母系氏族》）

而在小椴的故事中，女人骗男人说，在一颗星星上面，住的都是最美丽的雌性生物。于是哄得男人都疯了似的去找，当然一无所获，待返回地球时，却看到女人已筑起巨大的防护罩，不让他们着陆了。“巨大的防护罩像一个巨大的卵子，围绕着它的是无隙得入的一艘艘男人们的太空舰船。女人们的战斗檄文上说：你们从来把我们视为一个卵子孵化器，那从今天起，我们要让你们认识到，你们除了精子，什么也不是。”（《2077年的母系氏族》）

另外在李多看来，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男权社会与女权社会是通过掷骰子一般的方式随机择定的，每年元旦一掷，决定这一年谁统治谁。“因为采用

随机分配的方式是最合理的，能够保证每个性别的平等。当然，随机年数较少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轻微的偏向。但在上万年、甚至百万年的随机之后，男性与女性的权利分配将朝向永恒的平衡缓缓位移……那是个最完美的黄金比例，一比一。”（《随机之年的母系氏族》）

……

这一切都令我眩晕而叹服，心想由于现代高科技的支撑，而且当世界电子游戏化后，母系氏族的卷土重来大概真的有了可能。很早的时候是有过这般幻想的，并凝固成了神话，著名的有女娲造人（包括造男人），但在中国进入近现代的重商和科学社会之后，这样的幻想似乎就淡漠下去了。对于性别角色的关注于是转入了现实而不是幻境，投入了当下而不是未来。一边是天足的解放，但另一边，可惜的却是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之旅再次溃不成军，此时，人们（主要是男人们）便重新燃起了对女性在奥运赛场上的期待，历史经验证明，她们始终是运动场上为国争光的中流砥柱。而当金晶成为万人追捧的女英雄时，媒体均着急地施予刘翔以巨大的压力。不再因为他是跨栏冠军，而是因为他是男人——硕果仅存的东方男人。奥运会是西方的，而中国与西方的对抗，骨子里必然是男人与男人的对抗。

当然，似乎是另一种幻想，我们还看到了在二零零八年的一系列的戏剧性事件中，母性被突出地强调。出于一种奇怪的心态，似乎是为了刻意平衡男性在雪灾、震灾、洪灾中的高大形象，竟由男人倡导，推出了专门歌颂女英雄的史诗性作品，两鬓斑白的高大男人，一心一意要做的其实是女人的粉丝呀。虽然邱永华机组都是男人，但新闻报道中，他们只代表他们的直升机小集体，而不是整个男性社会。但唯有地震中的母性，才作为一个群体被专门构织成宏大篇章，而且，要让女记者亲自来写，或为避免男人恋母的嫌疑，否则这样面子上是不好看的，因为男人要在男人的圈子中夸耀自己的智识：瞧，我们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她们！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的幻想作品产生了。人们似乎只有在幻想的世界里，才能开始女人对男人的戏弄。男人很不好，那是他们的性别有问题。未来社会只有两种不合法的ID，一种是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ID，另一种是男性ID。而幸好有了网络，女性们就可以在那里叱咤风云了，精灵古怪，扛着AWP狙击枪向男人砰砰射击。美女是编程狂，一不小心会把男生变成一条狗。海伦是唯一的女王，不仅统治着特洛伊，还统治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哦，太绝妙了。如李银河的奇异言论一样，这是对五千年的颠覆吗？总之是值

得关注的。特别是，因为在大部分的中国幻想小说中，刚性仍然是主流，大批的男人动不动就开着尖硬无比的宇宙飞船，高傲地完成他们对异星虫族的征服，或者击败地球另一侧的帝国主义侵略，哪里有被女人抛弃在地球之外的时刻呢？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外国的幻想作家比如勒古恩的《黑暗中的左手》这样的小说中，才能看到探讨诸如冬星上的雌雄同体一类的课题。因此，我从大角他们这儿，看到了一个端倪。但我也疑惑：这或许并不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却意味着男权主义以另一种方式的回归？如幻想小说中暗示的，是一场角力，相爱不如拔剑。而这或许也是一种新的身份焦虑。在很多时候，中国男人感觉性别已被模糊化，正如男人们很多的活动的模糊化，所以，我理解这一切，是中国所出现的性别忧虑。

这都使我忆起，每次经过长江三峡时，都会遭遇一场神女悼论。男性和女性的导游们声嘶力竭地试图把三峡女性化、阴性化。但这都在最后一刻遭遇失败，因为紧跟着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坝就出现在了眼前，像一头卧伏的龙，或者躺倒的阴茎，要展现的是男人征服自然的雄心。

于是我才看到，幻想小说家们最终是流露出了对于女人的怜悯，而不是对她们权力和牺牲的无节制的褒扬。母性就是母性，而并非女英雄，哪怕她们骑着威猛的摩托车。比如，大角写道，一座城市中，一百万女人，为争夺一个男人，而不惜纷纷流血身死，何凄何惨。再比如，舒飞廉写道，两个女人，一个用三世等一个男人（苏东坡），另一个用千年等一个男人（大舜），但终是失望，因为自己面对男性名人的怯阵。这些，是男性的嗟叹，是男性作家的笔下的女性，是这些女性不断上演的悲剧。而我们想做女人的粉丝，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也许只是少年时代的意淫。如今的男人们口口声声地说热爱女人，实际上对她们充满恐惧。怕她们是三白眼、三角眼，怕她们断眉、节鼻、鹰钩鼻，怕她们嘴角下垂有反纹。总之，是这么的一种又爱又恨的情绪，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朋友中深刻的敌意。总之，是不能以平常心来对待她们的。

也许我们终能回归到一天，男女再也没有区别。因为从某种科学上讲，性完全是多余的，是生物进化中没有必要的自寻烦恼，也很不经济。为寻找性伴侣而产生感情并将其付出，只是性行为的沉重代价的一种。另外还要消耗短短一生中很多宝贵的时间，并为此产生带半数染色体的特殊性细胞。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为了生存下去，竟要产生带半数染色体的特殊性细胞，这实在是太费事了。如果打起仗来，是要被单性生殖的种族给打败的。至于孩

子问题，今后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或者军事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简单来说，无性生殖今后将成为主流方式，就像许多植物和动物那样，比如蒲公英啊蚜虫啊什么的。通过基因工程，大型哺乳动物也能做到这样。

但目前我们无法显得这么超脱。我们还要挖空心思谈恋爱，而在此同时，还要跑断脚还房贷，还要到处借钱买车子，还要打破头拥入低迷的股市。大岛渚低吟的青春残酷物语，在半个多世纪后，却成了一些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座右铭。而这里面原本应该是充满了暴力的美学，但在这儿，可能就是猥琐的了，像这本书中的那个方龙砚，在网络上占有所有女人，但现实中落魄得只能混一口饭吃。可怜的男人们。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大胆的幻想小说家究竟能走多远呢？这是一个要有勇气去面对的问题。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特立独行与前所未有的，它把问题提了出来，而留下的回味却在书外。

目录 CONTENTS




001 2051年的母系氏族 Shake Space

这时拉拉的手悄悄伸进他的衬衫里面，手指如清风抚过他平坦紧绷的腹肌，柯度希便再也无法抗拒，自喉咙里发出一声垂死般的呻吟，两人合抱着倒在了座位上。




031 2077年的母系氏族 小楸

已经足足有几十年，这世上，不再有任何一个男性曾亲眼目睹过一个女人。据说为了避免我们的心灵受到侵害，我们接触到的图书里，所有关于女人的段落、图片、知识，都已遭删去。




039 2127年的母系氏族 王晋康

男人中有些顽固分子诅咒说：今天的母系社会肯定是短命的，其实，男权社会才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人类历史上，母系社会延续了十万年以上，而男权社会仅仅一万年。




063 654年的母系氏族 九戈龙

最后，她终于坐上了那个代表全世界最高地位的宝座，并在情人們的辅佐下治理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077 352年的母系氏族 裴晓庆

她剪去一头金发，握着掌中的剑，穿过毒药森林，跋涉过死亡沙漠，拯救被抢走的王子。




103 5555年的母系氏族 凤凰

我告诉他，男性天生就有缺陷，如果不每天用药的话，就会变得狂躁，只能送进男监院。可他居然说，男监院里的都是正常男人，天天吃药的才是有病！我怀疑他已经有了狂躁征兆。




133 1945年的母系氏族 戈城

软软的，湿湿的，凉凉的。弗兰克感到一股清凉的气息从口中传遍全身，穿透每一根骨头，一直渗进每一块肌肉和每一个毛孔。他搂紧了双臂，把那姑娘紧紧拥在怀里。可他知道这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身体被人控制了，也许就是眼前这个女巫。



157 2420年的母系氏族 长铗


残酷的竞争中，最终只有一名优秀者成功突破卵子的层层壁垒。情敌们凶猛的竞争正是生物重演律的宏观表现。当男人的竞争天性泯灭，他们衰亡的那一天也就来到了。



169 2088年的母系氏族 燕垒生


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清秀的女子已经和嘉庆三年莲花池的那个白莲教少女重合在一起。

那一次的内疚，足足延续了二百九十年。



197 2046年的母系氏族 本少爷

他们说那时候世界有许多矛盾，但是男人和女人都还是愿意为了感情赌一把，看有没有花好月圆的最终。不似现今，男人已被证实或迟或早终将变心，不对感情坚持。



225 2050年的母系氏族 今何在

如果她在外面穿了性感睡衣等我，这是部情色片；如果她在外面磨手术刀，这是部惊悚片；如果她正倚窗点起一支烟自言自语作哲理独白，那是王家卫的片；如果她正汗流浹背把房间喷满大色块鲜艳涂料，那是张艺谋的片。



母系氏族

Matrilineal Clan

2051

Shake Space

欧洲之星列车在地下隧道中以每小时七百公里的时速前进，但在磁悬浮的缓冲作用下，车厢内的乘客几乎感觉不到任何颠簸。

柯度希的目光不断在同车厢的另五位乘客身上游移。那五个人看上去都只是人畜无害的普通旅客，然而柯度希却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对于其中那两位年轻妇女。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朝他这里瞟上几眼，或许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相貌还算迷人，但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令柯度希神经高度紧张。

他下意识地想摸摸怀里的枪还在不在，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只是微微挺了挺胸，立刻，胸肌所接触到的硬物使他感到了少许安心。柯度希之所以想要不时确认武器是否还在，并非是因为他过度焦虑以致神经衰弱，而是因为不久前他从海蛇那里听说，武器毒素已经在东欧传播开来。海蛇曾亲眼见到一个社会党人感染上了这种毒素，当他被人围攻时想拔出柯尔特还击，却只掏到一堆塑料粉末，身中六枪之后，那个顽强的社会党人还想捡起路边的石头临死一搏，但那块石头也在瞬间被感染，化作了齑粉。

列车在布鲁塞尔靠站时，那两位年轻妇女下了车，临走还不忘朝他抛个媚眼。柯度希强忍住拔枪射击的冲动，深深呼吸。此时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衣、身材姣好的美女娉娉婷婷地走进车厢，柯度希立刻知道，他的麻烦来了。

黑衣女郎冷冷地从头到脚扫视他的全身。她的目光所到之处，柯度希感到一股异样的冰冷在体内流动。他蓦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返身朝下一个车厢走去。

黑衣女郎也动了，不紧不慢地跟着他。

柯度希越走越快，穿过下一个车厢里数十个戴着手铐的足球队员，几乎是一溜小跑地朝列车末端前进。然而他清楚地知道，那个黑衣女郎仍然紧紧缀着他。



之后一个车厢里是一个带着三十多条大型纯种梗狗的中年男人，当柯度希飞跑经过时，所有的狗都狂吠起来，然而几秒钟之后，它们就在紧随而来的黑衣女郎的威压下趴在地上呜咽。

柯度希冲过车厢连接处的门，突然连续几下大幅度助跑，跳到了空中。他的每一步不再是踩在地上，而是蹬在座位靠背上，这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推力，几乎三步就能穿过一个车厢。

黑衣女郎皱了皱眉，她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协调性，放弃了以相同方式追击的想法，反手从后腰皮带上拔出修长的大口径蟒蛇，扣动扳机。

第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柯度希的背心，他穿在风衣里面的智能装甲在瞬间改变材料结构，提高了数百倍的硬度，同时将去耦合素注入了他的背部肌肉。

尽管装甲的硬度大幅度上升，然而这颗科特克斯公司所生产的弹头却以无比粗暴的方式撕开了智能材料的防线，直接射入了柯度希的背部组织，并开始变成散射的金属液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去耦合素的作用开始发挥，以注射点为中心，柯度希的背部变成了雾状的细微颗粒，严重变形的弹头不受阻碍地从他的胸口射出。

紧接着又是两颗子弹激射而至。黑衣女郎所采用的手法是极其专业的三角点射，然而她的高超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柯度希的忙，弹头同样从他背部的去耦合区穿过了身体，仅仅在背后形成了一圈涟漪。

“原来是情报员。”黑衣女郎盯着柯度希的背影，冷笑了起来。

她伸手按在地上。一个细小的环形蓝色电弧以她的手为中心，沿着合金的列车内壁急速扩散，所到之处，一切金属物体古怪地扭曲起来。车厢里的一个老头惨叫了一声，手杖上的金属包头打出长长的电火花，把他的心脏起搏器击毁了。柯度希虽然没有回头，但已经意识到不妙，顺手扯过一个乘客挡在自己身后。追击而来的电弧猛然在那人的身上汇聚，刹那间散发出了焦肉的味道。

这给柯度希赢得了短暂的时间，足够他穿越到下一个车厢，并抓着紧急掣关上车厢连接处的门。但第二道电弧就在这时透门而过，将他弹出五六米开外。黑衣女郎一把扯开门，纵身跨越这段距离，跪坐到他身上，膝盖紧紧压制着他的手腕。

“你带的是什么情报？交出来。”她的声音令柯度希想起一种叫做绿豆糕的食品。

他的背部传来一阵无比剧烈的灼痛。此刻去耦合素的效力已经过去，他的

所有背部神经都仿佛浸在滚烫的钢水里。

他死死咬着牙，不想在天敌面前显露出痛苦的样子，然而那个黑衣女郎却把这理解成一种顽固的抵抗。

“很好。”她盯着他的灰色眼珠，带着游戏般的乐趣说，“我会把你的情报吸出来的。”

她弯下腰，贴上了柯度希的双唇，开始用舌尖和嘴唇轻轻地摩擦吮吸起来。

一股异样的燥热在柯度希体内燃烧起来。他猛地收起腿，依靠腹肌的力量，双腿左右交叉锁住了黑衣女郎的纤腰，紧接着一个强劲的蹬腿将她弹飞了出去。黑衣女郎的光洁额头在空中划过弧线，他们的唾液在迅速分离的嘴唇间拉出一道长长的弧形拱桥。柯度希感觉到体内的情报在流失，这使得他心惊肉跳。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朝车厢后部逃去。

黑衣女郎缓缓站起来，背后的合金车壁上被撞出了人形的凹坑。“男人……”她自言自语，语气有如收藏家见到了期待已久的珍品。

列车开始减速，这意味着巴黎站就快到了。

神经信号的传递速度并不快，疼痛这时候才传来。黑衣女郎低头看了看看在车壁上撞断的右臂，轻轻摇头。“请求修复右下臂桡骨。”她对着手腕上佩戴的通讯器说。

“请求已准许。”片刻后，通讯器中传出答复。

立刻，伤处的组织开始蠕动起来，自我修复过程在十秒钟后结束，骨骼完好如初。黑衣女郎挥挥手臂，继续朝柯度希逃逸的方向追去。

她一直走到了车尾。然而那个年轻男人却消失了。车厢里没有他的踪迹。这是完全气密的高速列车，没有人能在行驶中途跳出车厢。柯度希就好像溶化在了空气中。

黑衣女郎茫然地站立着。周围稀稀拉拉的旅客敬畏地看着她。她一遍遍地在旅客中搜索，直到列车到达巴黎站，所有的门一起打开。她叹了口气，知道自己已经跟丢了他。

当列车再度启动时，柯度希终于确认黑衣女郎已经在巴黎下车，他憋着的一口气顿时松懈了下来，像死人一样摔倒在地上。

这节车厢里只有刚刚上车的两个中学生。他们惊讶地看到车壁上凸起了一块人形的合金材料，慢慢地改变形状和颜色，最后变成一个年轻男人扑倒在

地。

“你……还好吧？”一个中学生小心地问。他的朋友立刻拉拉他的衣服，警告他不要和陌生人交谈。

柯度希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他们。他像一摊烂泥般躺在地上，巨大的疼痛犹如五百列火车在他身上同时碾过。

在疼痛的间隙中，他隐约觉得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蓝天白云。然后他很懊恼地发现如果自己现在死去，将没有一个人会记得他。他的尸体将在终点站被发现，然后扔进有机物分解机里绞得一点渣都不剩。

这个想法支撑着他努力保持清醒的意识。于是在列车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居然积累了一点力气，慢慢地爬出了车厢。

2

“疯子总是命很大。”灰鹰一边检查柯度希的身体一边发表感想，他的光头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魁梧的身躯在逼仄的斗室里显得极为庞大。一支单筒眼镜夹在浓密的眉毛下，几乎被鹰钩鼻子完全挡住。这支眼镜凑近了柯度希的躯干慢慢搜索，使得他看上去像一头正在嗅尸体的大熊。

而柯度希也正像一具尸体。他被灰鹰脱光了摆在手术台上，浑身肌肉麻木，举举手都要花上吃奶的力气。对于他半小时前竟然能摸索到这个下水道黑窝里，连柯度希自己都觉得惊讶。

虽然只是下水道里挖出的几个房间，灰鹰这里的各种设备倒十分齐全。数十台各式各样的仪器就杂乱地摆在那里，电线在地上铺得像打翻了的葡萄架。

“总算你帮我确定了两件事。”灰鹰大致检查完一遍，说，“第一，海蛇那家伙还没有完全老糊涂，他新发明的这个拟态病毒还算能用；第二，即使他离老年痴呆还有一段距离，这距离也已经不太远了——他居然没有告诉你这个拟态病毒和去耦合素混合会产生副作用。”

“他说过的。”柯度希勉力掀动嘴唇说，“但当时情况紧急，我不得不用。”

灰鹰怜悯地打量着他。柯度希被他看得毛骨悚然，问：“副作用是什么？”

“你活不长了。”



柯度希轻轻吐出一口气，“哦”了一声。

灰鹰瞪着他，片刻之后，恨恨地说：“真是没有幽默细胞。不要一副解脱了的表情好不好？这样我说出下半句就达不到转折效果了，很没有成就感的——虽然活不长了，三五十年还是没问题的嘛。”

柯度希呻吟道：“这也叫幽默？”

灰鹰干笑几声，拖来几部装在推车上的仪器，开始往柯度希身上涂酒精。

“开始取情报了吗？”

“嗯。”灰鹰快速而准确地把五颜六色的电线依次接驳到柯度希身上，“不过可能有点麻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副作用——去耦合状态下进行拟态，也许会扰乱情报数据。”

“希望海蛇设计了强效纠错。”柯度希咕哝道。

“准备！三——二——开始！”

一阵柔和的嗡嗡声响起，柯度希觉得疲惫的身躯渐渐飘浮了起来，如在云端。

地下室逐渐亮了起来，他被包围在一片白色的柔和光芒中。他觉得身体像一只沙袋，一只开了个口子的沙袋，沙子正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白色的、细碎的沙砾，从他的胸口飘出来，汇成细细的一股，看上去好像是他的肋骨。他觉得身体变轻了，胸口的痛楚似乎也随着流了出来。

然后他看见沙子逐渐改变形状，仿佛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玩着沙雕，把它变成一个女子的脸。那张女人的脸凑近他，露出古怪的笑容。柯度希忽然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片刻后他回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个在欧洲之星列车上追逐他的黑衣女郎。

柯度希的心脏猛地一跳，汗水淋漓地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还是躺在手术台上，下水道里的风吹入，身上顿时凉飕飕的。

他一点一点坐了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感觉痛楚已经减轻许多。于是他慢慢从手术台上下来，找到自己的衣服穿上。

他走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看见灰鹰正在仪器之间埋首工作。

“有水吗？我快渴死了。”

“只有爪哇咖啡，在氧气瓶边上的柜子里。”灰鹰头也不回地说。

柯度希翻出易拉罐装的咖啡，打开猛灌了几口，这才有工夫看灰鹰摆弄设



备。当他转头朝那边望去时，一片白生生的光芒顿时刺痛了他的眼睛，令他不由自主地一阵晕眩。

摆在灰鹰面前的，是一具金属的扶手座椅，看上去像是牙医让病人坐的那种。一个赤裸的少女双目紧闭躺在座椅上，身上也密密地接驳着电线。白皙的肌肤微微颤动，如同水汪汪的眼睛攫取了柯度希的目光。无影灯的光芒照在她的肌肤上，仿佛是世界之巅的耀目冰雪，与周围阴暗潮湿的下水道格格不入。

“你……居然喜欢这调调……”

灰鹰似乎心情不错，并不理会柯度希的玩笑：“就快好了。如果大卫的预言是真的，那么你正在目睹新世纪第一位女神的诞生。”

柯度希注视着少女的脸。这张脸正在以缓慢的速度改变着容貌，一瞬间她像是某个人，但下一瞬间又立刻变成了另一个。她的脸仿佛是一块黏土，某个艺术家正犹豫着要以什么样的容貌来塑造心目中的影子。

与此同时，她的身体也发生着改变，手脚变得更加纤长，一会儿工夫，她就仿佛从十五六岁发育到了二十一二岁。

“这是我带来的情报么？”

“难道还会有别的？”

几分钟后，那个少女的脸慢慢固定了下来，仿佛是作出了最终的决定。而电线接驳着的几部仪器也先后发出了几声蜂鸣，通知他们一件艺术品已经诞生。

柯度希仔细盯着少女的脸，一丝恐惧的阴影慢慢在他心头扩散开来。

灰鹰兀自兴奋地搓着手自言自语：“太妙了！我已经等不及了。就叫我们叫醒她，问一问她的芳名吧。”

“等等……”柯度希缓缓地说，“我想数据可能被污染了。”

“——什么意思？”

“她的脸……”柯度希说，“她长得像那个追我的女特工。”

灰鹰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皱着眉说：“我得做一下检验。”

“你可能没有时间了，似乎有人来了。”柯度希脸色凝重地走到门口，从衣领上抽出小小的耳机和听筒，贴着墙静听片刻，“两组人，分别从南面和北面过来，总数大概有六七个。”

“见鬼！”灰鹰变了脸色，“是特工？她们怎么会找到我这里？”

“先想想我们怎么逃命吧！”

“帮她穿起来。我去拿东西。”灰鹰从桌上抓起一叠衣物扔给柯度希，自

已冲进隔壁的房间里。

柯度希接下衣物，开始笨拙地往少女的身上套。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女性衣饰一窍不通，连内衣的扣子都不知道该怎么系。他对女性身体仅有的知识来自于格斗教练程序，这个程序用了两个星期的工夫手把手教会了他如何针对女性的身体发起有效甚至是致命的攻击。

这时那个少女在他毛手毛脚的摆弄下逐渐睁眼醒来。柯度希索性把衣服扔在她身上，“自己穿吧。快！”

那个少女以奇怪的表情看着他，这个眼神使得柯度希心里开始发毛。

——不会是被污染体侵蚀了吧？柯度希瞪着她，全身肌肉绷紧，随时都能像猎豹一样发起攻击，嘴上却装出随意的口气说：“怎么了？能听懂通用语吗？”

少女皱了皱眉，开口道：“你把头转过去。”

——她想在背后袭击我。柯度希心里这样想着，更加不敢懈怠，双眼如闪电一般在少女身上扫来扫去，捕捉着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然而他并没能把这个防御姿态保持多久。下一瞬间，少女涨红了脸，跺着脚娇嗔：“把头转过去啦！”

“啊……好，好……”柯度希几乎是本能地转身。

当别转头不再看着那个少女，他便立刻重新清醒过来。一刹那柯度希以为自己的战斗本能被少女的魅惑所催眠，将要暴露给了敌人，然而料想中的重击却迟迟没有落到他的后脑上。

窸窣窸窣的声音大概持续了一两分钟，然后那个少女在背后说：“好了。你可以回头了。”

“哦……”

柯度希回过头，只见那个少女已经穿上了一套运动衫和牛仔裤。两个人尴尬地对望着，都不知说什么好。

“穿上这个。”灰鹰从隔壁房间里奔出来，随手扔来一双运动鞋。他的另一只手提着一只钛合金的手提箱，装着他所有的重要资料。

柯度希看着那个少女穿鞋，问灰鹰道：“你居然有女式衣裤？”

“是那帮社会党人送她过来时一起留下的。”灰鹰打开一个柜子的暗格，摸出枪丢给他。

“枪对特工没用。”



“至少可以阻挡她们一会儿。”灰鹰翻开地板，露出一个暗道，“来吧。幸好我还有一个伦敦市政局不知道的秘密出入口。”

柯度希刚想跳下去，灰鹰又拦住了他，四下看了看，说，“来，帮个忙。”

两人合力把那张硕大的金属躺椅搬过来顶住门。柯度希又推倒了几个柜子，以备不时之需。

少女穿好了鞋，警觉地望着他们。灰鹰一把拉过她，推到柯度希怀里：“你的身手比我好，你来保护她。”

“……好。”

“砰”的一声，有人在撞门，但门被那把死沉的椅子顶住，没有撞开。接着门外传来一阵如同箭支落到靶子上的声音。

“快趴下！”柯度希一把搂住灰鹰和少女，扑到柜子后面。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门被炸开，沉重的金属椅子也被炸飞。斗室里仿佛地动山摇，天花板和墙上的水泥和灰尘扑簌簌地落下来，整个房间烟雾迷蒙。

柯度希迅速举枪朝着门口射击，尽管在灰尘和烟雾中看不清任何东西。对面密集的火力立刻还击了过来。他凭着记忆一个鱼跃钻到门口的死角，另一个柜子的后面，抽冷子还上几枪。灰鹰给他的枪配备了爆裂弹，是对付特工相对比较有效的武器，造成的伤害要花上相当长时间才能修补。

片刻后，柯度希发现不对劲，灰鹰那边没有任何动静，他甚至听不到他们从暗道撤退的动静。

柯度希狂射几枪，迅速爬回灰鹰和少女身边。

“他受伤了。”少女说。她的语气在镇定中有一丝掩饰不住的惊慌，手紧紧按着灰鹰大腿上的伤口。

一条钢条被爆炸的气浪卷起，深深插在灰鹰的大腿里。柯度希一边朝门口射冷枪，一边稍微动了动钢条，伤处立刻鲜血泉涌。

“碰到动脉了。”灰鹰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先走，我来掩护你们。”

柯度希判断形势，默默点了点头。

“带上她，还有这个，去找大卫。”灰鹰把手提箱递给柯度希。

“你先走。”柯度希吩咐少女。少女乖巧地钻进暗道。

“你要不要我帮忙……”柯度希犹豫着，举枪对着灰鹰。

“不用。”灰鹰咧嘴笑了起来，“我还能有点用处。你快走吧。”